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肆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肆冊目錄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二〔清〕李式穀撰

一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清〕李慎儒撰

三一三

平浙紀略十六卷〔清〕秦綰業 陳鍾英輯

三八九

霆軍紀略十六卷〔清〕陳昌撰

五三九

〔清〕李式穀撰

五經衷要七十
二卷・之二

清道光十年南海葉氏風滿樓刻本

禮記衷要卷九

仁和李式穀海範輯

南海

禮運上

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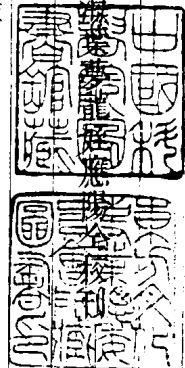
鄭氏元曰公共也禪位授聖不家天下之謂睦親也孔氏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爲公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不世諸侯若黜四凶而舉十六相是也講信脩睦談說軌有信行習皆親睦也按天下爲公傳聖也選賢以職之與能以共之封建以任官講信以相守脩睦以相交皆公之行于上此本上下之所同而行之則先自上也公天下者不必于傳子非必不當傳子也大皞爲五帝首傳十五帝一千二百六十年神農五帝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之次傳入帝五百三十年黃帝亦傳至元孫帝臨魁乃命吳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而少昊以代黃帝興厥後顓頊十歲佐少昊高辛十五佐顓頊傳賢之局似起于是時而帝贊承統陶唐入繼依然是家天下也是知天下爲公不定是廢子傳賢之謂矣選賢與能亦未必不世諸侯也五帝之時諸侯皆世非亂不亡見史記解自皮氏至有洛二十八國約皆五帝時之世諸侯也大都公天下于賢能而崇信睦百聖所同上古風氣醇朴特少不公不賢不能不信睦者之閒隙撓亂焉耳已

城郭溝池以爲固

鄭氏元曰盜賊繁多爲城郭溝池以服之孔氏達曰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爲城郭溝池以自衛固按吳越春秋曰鮌作城以衛君造郭以衛民此城郭之始也然則城郭已起于不獨親親



不特子子之世乎况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而無粟弗能守也知直起于大道爲公之上古矣溝池池固濠塹溝即遂人所職之遂溝洫澮川司險之所謂五溝也設之以司險守之以掌固然即井田之制耳井田制于黃帝亦起于大道爲公之世矣是城外有池郭外有溝以之固國自帝迄王末之改也特雖立有城郭溝池而天子之守在四夷諸侯之守在四鄰不特此以爲固耳自天子諸侯卑而守在四竟然後恃此以爲固然亦據三代將衰後之大勢言非謂三代聖人亦專恃此以爲固也固四塞之謂

城郭釋名城塞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城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子男三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男五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九里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甚或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是七十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里之國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郭五里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城三里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底幾近之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溝池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外遂人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職廣深一郭意郭充守備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廣落城外也按富取擲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尺曰遠二尺曰溝四尺曰洫八尺曰澮二尋曰川是也池即築城所取土故洫城外而水以阻之其深廣約如城高厚之數

禮義以爲紀

孔氏達曰君臣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以爲之紀云云又用禮義以設爲宮室云云按此乃總下六句而言之紀爲下所云云之紀也禮即義所形之當然義之制也義即禮所起之由然禮之本也此非大道隱而始有者也前此但渾于大道之中天下共由之爲固然而不覺耳逮大道既隱無復渾之氣象而禮之爲理義之爲宜始顯呈其嚴密耳已聖人乃以之爲紀期由此以漸返于大同也張子曰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規然詳于小不見其大云云蓋紀是每事條理之要逐物經緯之總綱以爲云者聖人以之各歸于禮義而已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

鄭氏元曰君臣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以爲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有多少之制度田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皆異品也按以正以篤以睦以和以立即以禮義正之篤之睦和之而設立之者也君臣父子皆尊卑兄弟夫婦皆敵體君臣合敬則正父子合愛則篤兄弟由異而統同則睦夫婦由同而辨異則和制度之設禮義之等差于上田里之立禮義之經緯于下體而履之見爲禮利而宜之見爲義故皆以禮義紀焉此本倫類以爲教養也君臣父子倫也兄弟夫婦倫之類也制度其教田里其養也抑制度由君臣父子而設乃正君臣篤父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三

子之大防田里計兄弟夫婦而立又睦兄弟和夫婦之先事也

以賢勇知

鄭氏元曰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更相欺欺故須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按上世淳悶知者忘其知勇者忘其勇不以自賢人亦無賢之者以無所用勇知處也後世聰明既繁愚者不勝其詐也而托知者之相庇爭奪既起弱者不勝其苦也而依勇者之爲衛于是而競賢之矣下賢之則推戴歸焉而君國之局于此肇上賢之則選舉行焉而官職之制于此興也然其賢之也亦賢之以禮義者非專恃勇知以求勝于世者比故爲王者之事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

古本禮義以爲紀五句在末有不謹于禮者也之下而以此句緊接和夫婦是以著其義者謂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禮著其正

篤睦和之義即以考其所以正所以篤所以睦和之實然曰信也忠信禮之本而禮以義起故行于義而原于信謹于禮者謹于發以著其義謹于存以考其信著其義而禮之體微于用考其信而禮之用驗于體也以則即以夫禮也著義而禮外宜于義考信而禮又內實于信著之考之內外交謹之謂也此指六君子之制禮言著義即微庶民云云考信即本諸身之謂也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孔氏達曰言承天則承地可知徐氏師曰天秩有禮禮以承之者禮之體人情易縱禮以治之者禮之用云云按言治人則治物可知蓋以節文者承天之理天理得其節文而可以共由故曰道以儀則者治人之心人心得其儀則而可以畢達故曰情道本于天則範圍曲成而不藉于人爲故曰承情在于人則不免于過不及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四

而必使復于天性故曰治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

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鄭氏元曰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蔣氏君曰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四時陰陽之書詳識夏商之本旨云云沈氏煥曰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云云方氏震云連山首艮位在東北之間則尚乎人之時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稱曰夏時者以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其用合乎地之時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稱曰坤乾者以資生于丑地爲主于下故也蓋夏時坤乾當時必有其書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舉二書以見梗概未嘗謂即此二書也夏時坤乾

云云 御案 按此是謂不得夏全禮而止得夏時恐夏時不足盡禮也于是欲即殷之損益于夏者以末夏禮之遺跡焉苟得殷禮則殷禮仍因于夏而較其損益夏禮即在是矣不必定取微于杞也不謂亦止得坤乾耳是宋之不足微猶之杞也吾于不得不即坤乾而未其義即夏時而辨其等云張子曰殷尚質故以先所見者言之乾必因坤而著故先坤不知首坤次乾猶泰之坤上乾下乃下降上騰之義也沈氏所謂禮之變非變也乃禮之動而行也由其皆以義起也故所重在義夏時則盈虛衰旺得其序生長斂藏得其順作誠成易得其次第由其皆以等正也故所重在等也夏時今時傳止小正其日小正當必有大正焉如時訓月令解正坤乾考歸藏卦圖外一層即天地定位共二十八卦之連兩坤乾則雷風相薄共二十四卦說卦雷動風散最內層共十二卦四層外雷風相薄共二十四卦說卦雷動風散最內層共十二卦日臨次外雷風相薄共二十四卦說卦雷動風散最內層共十二卦禮記衷要卷九禮運上

易六十四卦之方位即坤乾

五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坤乾先坤後乾明下濟上行之道則然君臣父子相接之禮亦然此則但有其義而非有其形跡者在也故曰義義謂時措之宜是禮之不一定者也夏時據方說即連山連山即兼山艮為首艮後天乃寅方于建寅之意亦合然名曰夏時非卦書可知則夏時當如小正但載朝廷逐所班大政耳庶幾名與實符也按時按月各有序不可違節不可踰者在故曰等等則其一成者也

其燔黍稷豚

鄭氏元曰中古未有金甌釋米稗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孔疏以水泔析黍米加于燒石之上以燔之捭析豚肉加于燒石之上而熟之方氏曰方是時地產有黍稷未有金甌也故燔之天

產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按據末句言之此指祭禮非飲食之禮也以前此為未有火化故解食曰燔黍明有火化矣而謂無范金合土之釜甌乎即曰無也何不竟以薪柴燒之而必先燒石而復以黍豚加燒石之上乎此溯言脾胃燔燎之始耳考大祭二裸後一獻將薦毛血于室時尸在堂主人取脾胃燔于鑪復取黍稷燔之皆入于墀畢乃入室以毛血薦古時未有鑪未有鬯刀亦未知與稷之並尊也故但燔黍于石上亦未知專于脾胃之尚也但捭肉而與黍共燔之但取氣炷升煙以報陽而非以之食者也二獻升首之燔肝但用鬯不以黍配耳若云燔炙之始也但傳于火不聞燔于燒石之上也

汗尊而捭飲黃梓而土鼓

禮記衷要卷九禮運上

六

鄭氏元曰汗尊鑿地為尊也捭飲手捭之也黃讀為曲塢也謂搏土為樽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孔疏實是草名不可為樽由亦土類土鼓築地為鼓節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為缶蓋周代極文不須築地或曰捭即搏拊也搏土為搏拊以手擊之方氏意曰未能鑿木故汗尊未知用雷故捭飲彭氏曰黃與蒯同捭鼓槌也以蒯杖為捭而擊土鼓按其時宮廟皆無祭時如後世之壇壝將祭鑿汗于其前以當尊臨祭實水于其中以洪飲如後世之用酒此即明水元酒之所自倣也祭也而曰捭飲者立尸之禮最古尸有飲食之禮當獻尸尸之飲亦用捭也黃梓彭說為合土鼓當燒土為鼓中空如後世之擊缶然如云築地直擊壤已何以名鼓若曰瓦匡何從冒皮于上手

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蘭以為布帛

鄭氏元曰：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甓及甔太樹器之所藏也。包裏燒之也。燔加于火上烹煮之也。炙貫之加于火上醃醃蒸釀之也。醃酢釀按范當從竹爲範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土泥爲陶器也。包從包故曰裹而燒燔從番以反復更番而火熟之也。烹隔火而止以氣通故以火從亨炙不入火以火逼之象肉在火上醃僅可行禮而于味味不厚者醃煎乳爲之有乾濕二者不止醃哉名醃治練染之類無星曰臺有星而四達曰榭孔疏公羊傳宜榭火樂器藏焉爾故云器之所藏任氏通云金以火鑄土以火陶炮燔烹炙皆以火熟醃醃亦以火熟而後釀之麻繭亦以火煮而後可績可燥可鍊皆修火之利也。不知宮室臺榭亦必范金合土之後有斧斤斲瓦而後可爲故皆承修火利而

禮記喪服卷九 醃運上

七

范金合土

鄭氏元曰：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甓及甔太孔疏謂形范以鑄金器瓦甓等皆燒土爲之劉氏彙曰：金得火以鎔而金爲民利土和以水鈞以木化以火以爲器而土爲民利按范當從竹韻註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爲陶器也。范金者非即能範夫出火之金也。先編竹爲大匡和泥塗之一如所鑄之物之方圓高下淺深以空其中復剖而合之以鎔金入其中冷而金受范焉不然范亦竹器當鎔金則焦燬矣合土但和土爲物曝乾而燒之即成范金在後世分爲五藝治皂與段桃也合土在後世分爲二陶族也。

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醃醃

鄭氏元曰：炮裏燒之也。燔加于火上烹煮之也。炙貫之加于火上醃醃蒸釀之也。醃酢釀按炮與烹皆隔火熟之之名炮取苞直編苴塗槿而火氣包于外烹取亨通人獲加水而火氣逼于下燔取更番着火而反覆以熟之炙取附熱近火而貫串以就之炮今日煨燔今日燒烹今日煮炙今日蒸醃說文一宿熟也釋名曰醃也釀之一宿而成醃有酒味而已蓋酒之甘濁不沛而滓汁相將者今酒釀也醃說文乳漿六書故云酒類此方以馬乳爲醃故因謂醃醃而酥與醍醐皆因之非醃也。

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麻、桑也。皮績爲布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泉絲吐于簞一簞爲忽十忽爲絲言麻而紆而葛該之矣言絲而練餘之絮不潔之綿賅

禮記喪服卷九 醃運上

八

之矣治麻者漚而績之治絲者絡而練之然非漚之浸之不可故皆歸功于脩火之利也。爲布爲帛織之而已麻爲布絲爲帛織之之具有機以轉軸杼以持緯冠以上下梭以徃來足與起落手與左右以升爲之數八十縷爲一升以幅爲之量二尺二寸爲幅釋名布布也布列眾縷爲經爲緯縱橫成之也財貨源流云帛帛也帛帛總名蓋古人朴質布帛一法爲之特以麻絲爲別布有升數多少之精粗而帛并無升數之別皆一于細密但有工苦之分而已麻織而染帛染而織此大較也白帖云義皇造布然蓋起黃帝之世是帛造自黃帝也。

醃醃在戶染醃在堂澄酒在下

鄭氏元謂染讀爲齊引周禮五齊二曰醃齊三曰盎齊五曰沈齊云字雖異醃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莫之不同處重古畧近也孔

氏達曰醴謂醴齊醴謂益齊後世所為賤之陳列稍南近戶其泛齊當在元酒南醴齊北案醴謂醴齊故在堂澄謂沈齊酒謂事酒昔酒清酒三者又卑之故陳堂下也方氏達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堂者階之上階者室之下也致于味者於道為遠寡于味者於道為近云云孔氏達云制祭升首謂之朝踐畢王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三獻后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亞獻四獻也退而合烹後大合樂后薦饌獻之豆遵王以玉爵酌壺尊益齊獻尸五獻也后以玉爵酌壺尊醴齊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酌尸七獻也后薦加豆遵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獻諸侯后以玉爵酌酌饋食壺尊醴齊酌尸八獻也王乃以玉爵酌酌賓以玉爵酌酌齊獻尸九獻也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用璧散璧角侯伯無朝踐饋熟二獻止七子男無薦

禮記哀要卷九 禮運上

九

腥饋熟二獻酌尸君一獻止五陳氏達云犧象所實泛與醴也醴尊所實益以下也朝用醴饋用益諸臣自酢用凡酒醴以上君所酌益以下夫人所酌又曰一齊者諸侯之時祭二齊者天子之時祭三齊者宗廟之祫祭四齊者宗廟之禘祭五齊者天地社稷之祭也按此所謂三酒也醴設亦在室在室之南近戶視元酒之在北當室中者則以在戶別之在堂者君后在堂上所酌以室事交乎戶用醴醴堂事交乎階用齊醴諸臣自酢用澄酒而臣位在堂下故澄酒在下也五齊一泛齊非天子不用此故不言又三酒在澄酒南一清酒賓長獻尸二事酒卑賤執事者用之三昔酒陪臣無事者用之此則統以澄酒賤之也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鄭氏元曰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孔氏達曰據特牲禮謂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也備其鼎俎者牲者于獲饗在廟門外鼎隨獲設在獲之西取牲體實鼎舉鼎而入設降階下南陳俎鼎西以次載于俎又少牢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按祭禮今所傳止少牢特牲饋食禮以位卑皆室中卒事天子諸侯薦腥以前在室中四獻加燭即在堂上直至旅酬加爵皆在堂樂故設于堂下而不予室之戶外也此謂儒皆囿于特牲少牢二禮故不知耳在堂祖南面左昭右穆則凡所謂西者皆當作南西上當作北上也琴瑟在西階上北面西階下立建鼓南面蕩在其東其西先頌磬次頌鐘次鍾次建鼓皆西面樂工在其後其東先笙磬次笙鍾次鍾皆東面次應鼓應鼓在其西北面樂工皆西向祝嘏祝在祭前降神時通主人之誠以

禮記哀要卷九 禮運上

十

至凡有薦獻皆有祝辭嘏在第七獻尸受祝爵酢王已乃受上佐食所授黍授之祝嘏主人時主人受嘏受黍振嘏懷之實左袂掛季指執爵興又坐卒爵興又坐奠爵興又拜尸答拜乃出盥此所修祝嘏之禮也然此指修其職與其辭于祭前言之也

祝周禮大祝辨六號一神號二鬼號三示號四牲號五人號六異號此宗廟之祭神而之號皆所事也

是謂承天之祜

鄭氏元曰祜福也福之為備也周氏達曰有齊酒等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五者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猶不足以承天所可承天者脩人事而已按祜者福之可恃者也祜錫自祖考而云天者祖考之靈在天與天一體故曰天之祜也祭則受福乃其固然然必有以承天道而後有所可受也君臣五者必能正之篤之睦齊得所于平日以至此所謂陳信于鬼神

而無愧辭以是為承天祐而已所謂人事之修也

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

鄭氏元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見不錄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體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干太古也就其穀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所以法干中古也孔疏腥俎體解兩體兩肩兩肱并脊凡七爛俎體肩一臂二肱三肱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脇八短脇九脰脊代脅為十一體以湯燂之不全熟也孔氏類曰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又以俎盛肉進于尸前此皆用上古法以所燂骨體進于尸前下皆中古法也按二裸後刑牲畢薦血毛時用明水堂上燂骨為一獻二獻則升首三獻腥俎四獻爛俎已尸入小帳王與后息于次俟饌熟行饋食禮所謂熟其穀也如鄭說謂以天子所追遠故有上古之祖如禮記衷要卷九禮通上

禮記衷要卷九禮通上

士

周最在三代末追所自出已及高辛之世然高辛之世已非茹毛飲血之時矣不知毛血告色純腥告體全熟進味與馨香毛血以神事腥以鬼事熟以生人事之也

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

鄭氏元曰越席藟蒲也幕覆尊也滌帛練染以為祭服孔氏類曰朝踐用醴饋食用醢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

從按祭自孰其穀以下皆當代禮亦事生人禮但周禮宗廟不用越席故孔氏疑為夏殷禮非也特事天禮耳以下文曰大成證之并朝享追享不足盡當是饗上帝于明堂配以文王之禮也疏布之幕幕八尊也祭衣用絲故曰帛曰滌帛謂巢衣也齊之明衣以布祭用帛以其近澤故用必滌貴潔也非上服之謂燔炙即燔肉與炙肝也下文曰君與夫人而雞陳天子大饗明堂禮者記禮諸

儒所據止魯禮而魯僭天子久諸儒誤以為為禮制之固然而托之夫子之言以記之也

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

鄭氏元曰此謂薦今世之禮也云云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邊薦果實豆薦菹醢鉶羹和羹孔氏類曰以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者也按祝以孝告五獻侑尸之時也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某氏尚饗天子諸侯之祝辭可類推矣嘏以慈告七獻嘏主人辭也少牢嘏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孝孫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天子諸侯之嘏辭又可類推矣實簠簋鉶羹乃饋熟後事申君與夫人交獻義孝告復推毛血以前慈告括正祭以後以孝告而人心達于鬼神以慈告而鬼神之心達于

禮記衷要卷九禮通上

三

人此申上合漢之義也

簠外圓內方如瑚而下不平木質口簋外方內圓制如甗而下皆全細宜用玉蓋與甗形受一升不銳其質及口飾純蓋皆如邊以竹為之可容四升器圓口徑四寸四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四寸四分通足高五寸九分周禮人饗人有朝事饋食加豆制如邊而木為之周禮掌三醴人饗羞逆其實許周禮亦有朝事饋食加豆蓋豆其實亦詳于周禮皆起于夏后氏

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鄭氏元曰考成也廣狹丈尺以禮成之是考制度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是別仁義故治國得政君得安存劉氏彙曰謹禮莫大于制度巡守及四方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皆所以考之也仁義之賢由之可別云云馬氏疏曰制有所裁度有所節禮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禮以別之顧氏疏曰考制度若有田有國有采別仁義若適諸侯諸臣不為亂詐之類按君道止于仁臣道敬于義故可

指不爲亂。言禮爲君之大柄，固不止是，而嫌微之細，不如仁義之大。鬼神之幽，不如制度之顯，故必極于制度仁義而始全乎君事也。制度繁而易消，禮以考之，則定仁與義相爲體，用禮以別之，則辨治政安君者，以政爲君所憑藉，政不治，則君何以安，而政之本在禮，故禮得以治之，政治則憑藉于政者，又焉得有危之者哉。

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

鄭氏元曰：于此又遂爲之言政也。降下也。云云。孔氏達曰：穀效也。上文言政不正，則國亂君危，此乃廣言政之大理，引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爲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溫慈惠和，以效天地之生殖長育，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皆法天之所以下教令也。此言政之所以行。蔣氏賓曰：自有天地萬物，此理已具于混然之初，天高地下，是氣形焉，類聚羣分，是理形焉，故聖人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三

本天理以出政，天不言，而六子運四時行百物生，吾則效之以降命于天下。云云。蓋穀者，布散之謂，天下之理一天而已。天無乎不在，則穀之以見命者，亦無乎不在。云云。穀者布散云云。按政本于天者，政之所以長善，嘉會和義，幹事皆本于天之四德，然天則渾然而已，逮布散以降命于下，而天乃見。此天所以爲政之本也。唐孔氏所引左傳爲合。孔疏所謂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是政之象，非本也。

命降于社之謂穀地

鄭氏元曰：命降于社，謂教命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孔疏：命政令之命，降下于社，謂從地而來以教民，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孔氏達謂法地高下，使會卑有序。蔣氏賓云：命降于社，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按者天命之降于社也，而見承

天生物之理焉。寒煖燥溼，高下剛柔，而用各有宜利，各有所殊，其性別皆天命之分布于地，而以祈以報，莫非天命之生成之散見于地者，是地道之承天也。

降于祖廟之謂仁義

鄭氏元曰：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孔疏：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于民，蔣氏賓曰：降于祖廟，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按是謂廟中之仁等而上，義等而下者，莫非天命之尊親之所分布也。廟中有境內之象，而卽此廟中之尊所尊親所親者，推之于天下，而仁愛義正之道，卽立于此云，是仁義一天命也。

降于山川之謂興作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四

鄭氏元曰：教令由山川而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供國事。孔疏：人君效法山川，以興作其器物，蔣氏賓所謂備物致用，率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按天命降于山川，山川卽承天之命而出雲雨，見怪物，可以興土功，作農事，莫非天命之化育之所分布也。鄭氏以山川之草木鳥獸言，孔疏以爲興作器物，于理固然，然兼指農功于興作之義，益備且以所出所見言，則于降命之義尤切，以此興作亦一天命也。

降于五祀之謂制度

鄭氏元云：教令由五祀而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孔疏：初造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取以爲制度等級也。蔣氏賓云：降于五祀，五祀者，守外內有職，而宮室以居也。按天命降于五祀，五祀者，內外出入飲食各致其

功水火金木土穀各分其職聖人法之以分職任功卽制度之所由立是制度之所在又莫非天命之陳象所分布也止以宮室言制度恐未足盡制度之義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方氏憲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聖人因其所有而處之不違其先後云云此節語意與易君子所居而安云云正同言聖人體天地鬼神之理于身然後有以及于民所存者體于身而藏于心平日所居而安者莫非天地鬼神自然之秩序也此自節語意至此按其字陳氏謂指天地鬼神不知聖人既參天地並鬼神是天地鬼神已體撰通德于聖人矣是其字當指聖人言存謂禮之本體親有等尊有殺所謂天倫天秩也聖人則自得其本體之所在而居之安然則此存是未形未顯之禮其序亦自然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主

之次第而無當然之跡象者故云安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方氏憲曰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聖人因其所樂而玩之不索其條理蓋所樂者誠于身而及于民故平日所樂而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當然蓋所樂者云云按樂者禮之發用治人情宜土俗所由近悅遠慕也故曰治聖人資其發用者深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玩乃探索之謂也是所樂卽既形既顯之禮其治亦已然之效致而又含天渾然之蘊蓄者故云玩也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

熊氏生云天生四時地生百物云云吳氏澄云耕種收穫之時天所生穀粟桑麻之財地所生云云按天但能生時而不能兼生財地能生財而不能兼生時且天地之干時與財但能生之而不能

自授之而自理之既生時時雖具變理之義而天不自爲變理既生財財則自具裁成之道而地不自爲裁成云爾以起下非聖人莫與參贊云也

四者君以正用之

鄭氏元曰君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刑無過差矣熊氏生曰天地父師四者各不能相兼惟君正身修德則兼用之而禮序民治矣此見君必正身立無過之地而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以爲治正之本也馬氏融云天生時而茂對育物地生財而理財正辭皆非君不能雖生于父非君則無以胥匡以生雖教于師而非君則無以協于大中至正故惟君能正用之徐氏會所謂聖人之身克正故能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養之爲父教之爲師云云按謂聖人之法天法地作父母君師無非正已而物正而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十六

已政者正也改所從出之至正所謂敬以作所者在是故能以正而用是四者也以者卽以已之正所謂推己及人正用者輔相裁成無之而不出于正所謂絜矩之道也

事君以自顯也

吳氏澄曰竭膂力以服事君君任使之而得自顯者也按謂人其父生師教而無以自顯則無以自立于天地然非所事之人則非事人則亦無以自顯故不得不出于事君耳以行誦事君者顯其德以學問事君者顯其道以勞心事君者顯業于上以勞力事君者顯功于下位顯于天下名顯于後世皆非事君則顯之無自故有不得不事人之事而君非其等也云爾

故禮達而分定

禮卽指則君養君事君之禮故指非則人養人事人則無以自治

自安自顯之故也。自上達下，則達爲通；自中達外，其達爲顯。分者，分量分位也。以賢德則各有所受之量，以名義則各有所居之位。禮由賢者出，而以義焉起者也。達乎上下，則禮通而名義由天定；而分位之定于天者定，達乎中外，則禮顯而賢德由人定，而分量之定于人者亦定。故曰：禮達而分定。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孔氏達曰：此申釋上文十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陳氏達曰：自父子至夫婦，閨門之義，長幼鄉黨之義，君臣朝廷之義，皆出于人爲者，按禮由義起，義即禮之所以然。義者，宜也。利也。非父子兄弟之皆義也，謂父宜慈，亦利于慈；子宜孝，亦利于孝之類，是宜字指慈孝良弟義聽惠順仁忠而言也。父子兄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七

弟自親而疏，長幼君臣自卑而尊，以夫婦承親疏而起尊卑者，白虎通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鵠初鳴，笄總而朝，君臣之道，惻隱之恩，父子之道，會計有無，兄弟之道，然則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長幼之道，亦在是矣。是大義兼有父慈兄良長惠君仁之義，婦聽有子孝弟悌幼順臣忠之義，在故也。十者本于天性，及天道而此謂之人義者，必于人爲見之，必以人事盡之也。

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

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鄭氏元曰：十義是事，故言脩信是深幽，故須講睦，恐乖故言脩按講信，當指十義信實也。信講而十者實體于身矣。脩睦當指七情睦和也。睦脩而七者和平于心矣。十義皆信，則慈讓是尚，自父至君皆慈下，自子至臣皆讓上，七情皆睦，則是喜至欲則不爭，自怒

至惡則不奪，惟禮以體物而主于退遜，故能講信尚辭讓，禮以平心而貴用和，故能脩睦而去爭奪。故曰：舍禮無以治之也。鄭說未允，此申明以正用之義。

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孔氏達曰：端謂端緒，按端者緒之頭也。猶有所蘊蓄于中而緒之頭露于外曰端。抽其端則可以窮竟其緒。欲惡承前七情，情皆統于心，故情有七皆在中見外之端，而欲惡爲大凡所欲所惡之中，又以飲食男女死亡貧苦爲大，故曰心之大端也。孟子所言四端乃性之端，此二端乃情之端也。此乃推言明知其情之所以故以故字承之。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鄭氏元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孔疏：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氣鬼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六

神之會，五行之秀，是性。孔氏達曰：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云云。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交乃生，是陰陽之交。鬼謂形體，神謂精靈，形體與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曰鬼神之會。秀謂秀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張子謂神之言申，鬼之言歸，凡生即申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于氣，鬼之盛極于魄，一體兼此始終，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徐氏師謂二氣凝聚陰靈爲鬼，聚而成魄，陽靈爲神，聚而成魂，蓋天地之理，渾藏于二氣之中，所謂無極之真也。語其氣之本然曰陰陽，語其氣之成能曰鬼神，語其氣之成質曰五行，所謂二五之精也。德以賦界，言交以變合，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所謂妙合而凝也。蓋天地之理，云按申明人情而

義在其中之所以然生天德成地德上騰陰之交于陽下躋陽之交于陰人生始化曰魄即所歸之鬼會也既生魄陽曰魂即所傳之神會也內而心肝脾肺腎外而耳目視聽思皆五行之氣所生成也得幸其偏駁者爲物鍾其純粹者爲人秀即純粹之特出者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於山川

鄭氏元曰秉猶持也竅孔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于下地持陰氣出內于山川陳氏道曰天以清秉陽在天成象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成形山川是也按日陽之陽星陽之陰山陰之陽川陰之陰陽常有餘故言垂垂則下施陰常不足故言竅竅則上受下施此陰陽交會之象也故日星不特照臨而山川不特流止而已

播五行于四時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九

孔氏達曰播散五行之氣于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無正位分寄四時陳氏道曰天地既位于上下則播五行于其中故天一生水播于冬天三生木播于春地二生火播于夏地四生金播于秋天五生土播于四時之間項氏世云五行言十干四時言十二支按播分布之也播之者天地之陰陽也蓋五行一陰陽之老少耳木少陽火老陽金少陰水老陰播于四時不特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四季也而每時之中各有五行分布也夫是以無專至無偏行無陵節無沓來故每一時而五行皆備焉歷四時而五行之備且周復已且每一時而五行並麗焉貫四時而五行之麗且遍及已凡播皆以相生者爲次第以相尅者爲轉旋

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元曰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

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于四時也自一水以至五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孔氏達云盈謂月光圓滿闕謂月光虧損陳氏道云其五行播于四時之間其所播者和然後月生如其數積自一至五爲十五又積十五成數極而月闕也吳氏澄曰月有盈虧非如日星之一定故別言之布五行之十干於四時之十二支則爲六十其全數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和和則月生即日星山川以陰陽月之盈虧即鬼神之屈伸按和調劑意謂損有餘補不足以協于中而後十二月之朔望弦晦以生耳所謂和者必裁之以日之行道星之分野山之高卑川之淺深故五行之播于四時干日星各有盈縮于山川各有遲早今之四立及分至各因山川分時刻是矣不及則小盡有餘則歸閏所謂和而後生也三五盈闕湯氏衡曰盈者闕之始闕者盈之始任氏政曰所謂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三

皆云月生是也又曰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洛書縱橫斜列四周皆得十五者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鄭氏元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轉運更相爲始也許氏慎曰竭負舉也孔氏達曰前既論天地此更論五行之動竭是擔竭之名五行轉運迭相負竭若春木旺則水終謝夏火旺則木終謝也劉氏夔曰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五行相尅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云云陳氏道曰竭猶休也蓋竭者立于此而無不與之意鄭氏負戴言其前陸陳休盡言其後蓋生而不息者天之道也德立于此而所生者已舉其中如木立則火已蘊土立則金已蘊生者日盛即生之者之力盡如木盛而水涸火盛而木灰其竭乃所生者竭之也然而遞

相生則竭而無竭矣。自竭者立於此云云按竭息也洩也子生則母氣洩木盛水洩火盛木洩日家謂之洩氣又木用事則水功息火用事則木功息即休息之意五行循環故日迭也天道不已至健也無所言竭至五行各一其氣故遞相推致而行推則所以竭之致則所已竭者也五行以生相竭而所以迭焉者仍天道之不已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孔氏達曰還相爲本若孟春寅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卯月爲諸月之本也與下還相爲宮等同義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每月每時各有一行以爲主而四時亦從之也。與下云云至此按本主也陳氏作始解非是又前儒指本爲相生之本以下文例之亦未合蓋謂春以木爲主夏以火爲主寅以甲爲主卯以乙爲主之類

禮記東栗卷九 禮運上

三

卽窮之日時五行循環皆備必有當月之主餘皆于此附麗于此會歸故曰爲本惟其相竭也迭而乘故其相本也還而及數往見爲迭知來見爲還餘見月令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陳氏集說約鄭孔之說六律陽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亦謂之六呂皆是侯氣管名律法也又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長短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還相爲宮者官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鐘起當其爲宮五聲皆備云云任氏運云五聲合清濁及二變亦十二故十二律以節之而止言五聲者宮商角徵有清有濁羽已至清故無羽清是四清即五音之再周變宮變徵及變宮之清皆不用所用則皆五聲也又毛氏壽云正宮清由低而高林鍾夷則

南呂無射應鍾接七正環而至于高清生正由高而低蕤賓仲呂姑洗夾鍾太簇接五清環而至于低推七調皆然按呂與律爲侶則爲律之助而已如妻爲夫助而終以夫爲主故合呂則爲管者十二而律則止于六焉是律統呂而言也旋相爲宮者第一黃鐘正爲宮則林鍾正爲徵太簇正爲商南呂正爲羽姑洗正爲角第二林鍾正爲宮則太簇清爲徵南呂正爲商姑洗清爲羽應鍾正爲角第三太簇清爲宮南呂正爲徵姑洗正爲商應鍾正爲羽蕤賓正爲角第四南呂正爲宮姑洗清爲徵應鍾正爲商蕤賓清爲羽大呂清爲角第五姑洗清爲宮應鍾正爲徵蕤賓正爲商大呂清爲羽夷則正爲角第六應鍾正爲宮蕤賓清爲徵大呂清爲商夷則清爲羽夾鍾清爲角第七蕤賓清爲宮大呂清爲徵夷則正爲商夾鍾清爲羽無射正爲角第八大呂正爲宮夷則正爲徵夾

禮記東栗卷九 禮運上

三

鍾正爲商無射正爲羽仲呂正爲角第九夷則正爲宮夾鍾正爲徵無射正爲商仲呂正爲角黃鐘清爲角第十夾鍾正爲宮無射正爲徵仲呂正爲商黃鐘清爲羽林鍾正爲角第十一無射正爲宮仲呂正爲徵黃鐘清爲商林鍾清爲羽太簇清爲角第十二仲呂正爲宮黃鐘清爲徵林鍾正爲商太簇清爲羽南呂正爲角但考舊說云云則姑洗爲角之下尚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餘宮皆然此前人六十四調之說也任氏謂聲無羽下生變宮之理毛氏則次變宮于正宮下次變徵于正徵下不知如姑洗六十四爲角乃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鍾四十二餘九分分之六爲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宮又三分益一則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分之八爲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也其旋相爲宮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則不用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鍾五十四

爲官則太蔭去半三十六爲徵南呂四十八爲商則姑洗去半三十二爲羽應鐘四十二六分爲角此均法也餘可類推若用之祭祀去南聲不用而徵卽下生羽又以夾鐘爲天宮林鐘爲地宮黃鐘爲人宮祀天去地宮祀地避人宮宗廟則避天地二宮于是有隔二八隔三八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相傳如此其故雖不可解大抵以還宮之妙盡聲之變耳至其用之則二變皆闕而不用也

自姑洗六十四云云至此皆述

御案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鄭氏元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是謂六和孔氏達曰每月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陳氏繹則云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而方氏慈謂六穀六牲爲十二食周氏諱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三

謂卽周鼎十有二爲十二食按質家語作主似合五味養五臟六和養六腑十二食養十二經也陳氏以五味加滑爲六和并非滑乃潤澤之性非味名五味之外惟有淡耳然五聲不聞加一無聲爲六律五味外安能加一非味爲六和平六和蓋溫熱寒涼滑瀉之調劑法耳乃取乎六氣也春酸夏苦等云謂和之用味猶律之用聲非卽以味爲和也所謂食齊視春飲齊視夏等法乃真和耳十二食乃鼎錡豆籩凡四合饗食燕爲十二然不如孔氏十二月之食爲確說見月令御案孔氏說遺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鄭氏元曰五色六章畫績事也陳氏繹曰還相爲質如月令春衣青之類各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閒雜也方氏慈以六冕六服爲十二衣不知周禮天子六服同冕則冕服不足十二之數也且與

還相爲質說不符陳氏以十二衣爲十二章則自九章七章以次降殺如何旋相爲質與孔氏引月令云云陳氏申之而以味與音爲例按五色不能加天元而爲六猶上例也十二章衣六章裳六章耳而曰六章者猶十二律之云六律律統呂而言此六章仍上服統下服然十二衣非十二章之謂也亦非十二月之衣春與秋不能異禪袂而兩之十二衣者裘一葛一禪一袂一凡四是合祭四朝服四燕服四而十二也若六章是據備服者而言之如不能推至九章七章以下猶十二食之不能推至羹醢不貳者以下也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三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鄭氏元曰此言氣性之故王氏肅曰人在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孔氏達曰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爲五行之首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而人並食之別之被之味聲色在五行爲著而人氣性兼有之故曰五行之端方氏慈曰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干禮水之干智土之干信亦若是已矣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味色亦有別獨干聲言別以其微妙尤宜致別也徐氏師曰此結上文言元亨利貞之理賦而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是人之心也水火木金土之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是人之形卽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於此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人爲至貴獨靈于物所當盡性踐形節欲無負天地生養之恩可也按天地之心謂人居天地之中而天地之理與氣皆鍾于人而位育之權惟人爲主是天

地爲大體猶大體之理氣會萃于心而爲大體之主也云爾如五事五臟皆五行之見端耳此以上原人情皆出于天地以明治人情所以必承天道之意此以上云云

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天地之理會合于人之性位兩大如心之體立有萬物如心之用行五行之緒發見于人之身引伸其脈絡是因端而觸類窮盡其條理乃發見之擴充曰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非聖人不足當之然生人之初無不全具乎人之道故天地無不以之爲心五行無不以之爲端者而真能全天地之心而竟五行之端者惟聖人爾餘見上

禮記衷要卷九 禮運上

五

禮記衷要卷九終

禮記衷要卷十

仁和李式穀海範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全校刊

禮運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

孔氏達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則必用天地爲根本若祭帝于郊祭社于國也端首也用陰陽爲端首若實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應氏鑄曰天地以全體言道之大原出于天言大本之先立也陰陽以氣化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開端造始之可見者也陳氏濤謂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爲典則而以天地爲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善屬陽惡屬陰故人情以陰陽爲端按作則謂制禮取財于地取法于天

凡所謂文象天質象地與夫君臣法天父子法地以及卑高陳賤位皆本諸天地自然之理所謂天地爲本也凡所謂動靜屈伸進退之時隱顯幽明大小微成聖智以陰陽爲發見之緒由其發見之緒引而伸觸而長盡其蘊窮其委皆于端乎啟之而聖人乃于陰陽乎探而索之也故曰以陰陽爲端云陰陽即天地之用也以四時爲柄

禮記衷要卷十 禮運下

孔氏達曰柄若劍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爲教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也胡氏銓謂柄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應氏鑄謂以運化言若太昊執規炎帝執衡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按四時即陰陽之所憑者柄如執此以爲據然如施仁育之德則以春生爲柄行長養之政以夏長爲柄布義正之令以秋成爲柄出收斂之命以冬藏爲柄柄在四時則發收生殺任其操持溫肅慘舒